



呂氏與韓德家
讀書字孫某守
不許損夫階賣
連香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劉展之叛

唐肅宗上元元年冬十一月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
度副使銑貪暴不濼展剛彊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
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
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姓名應謠讖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
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彊兵宜以
計去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岍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
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密敕舊都統李岍
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投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
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
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

於公之

醒亭

八臣相... 名宗法... 信

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
即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岍謀解岍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
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
道展悉戮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犇廣陵與李岍鄧
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岍反州縣莫知所從岍引
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
人屯餘城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
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汝曹
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灋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犇
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廂將兵四千
略淮西李岍關北固為兵場挿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
多張火鼓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岍悉銳兵守京口以行之展乃自上

以是

流濟襲下蜀岍軍聞之自潰岍犇宣城甲午展陷潤州昇州軍士萬五千
人謀應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
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陽軍
使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 李岍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
岍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
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
竭力以拒之岍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
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劉展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
鄭旻之棄城走李岍犇洪州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
敗犇杭州景超遂還蘇州待封進陷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李可
封為常州刺史楊持壁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
其將溫晁屯餘杭展以李晁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傅子昂屯南

陵將下江州徇江西於是屈突孝標陷濠楚州王暉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暉不得西止屯廬州初二命平盧都知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

二年春正月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將會景超攻杭州溫晁據險擊敗之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暉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等將千人

自海陵濟東趣常州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州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度還軍瓜州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帥衆力戰將軍費隱林射展中日而仆遂斬之劉殷許嶧等皆死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暉於淮南暉引兵東走至常熟廼降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灋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灋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唐肅宗至德元載張良娣姓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單寡

良娣每寢常居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肅宗即位於靈武遣使召李泌於潁陽謁

見大喜時事皆咨之

上以建寧王倓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勸上用廣

平王倓倓聞而謝之

事見安史之亂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上曰今四

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閣中言曰鄰里之舊何至如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聲聞於上上驚召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 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

從之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為先倓不從

二載春正月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頃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倓俛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及李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必皆內懼
必曰
必曰
必曰

必皆內懼。椒謀去輔國及良娣。必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椒曰：竊為先生憂之。必曰：必與主上有約矣。侯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椒曰：先生去則椒益危矣。必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為？上嘗就必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必，必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必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柰何遽欲去乎？必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猶不得請，况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辨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必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

愕然曰安有是執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冬十月李泌歸衡山

乾元元年春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三月戊寅立張淑妃為皇后張后生與王伾總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倓為皇太子揆道玄之玄孫也

二年春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帝后有之豈足為濫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

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三司府縣鞠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壬寅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此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

自今一切須經臺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
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灑官詳定聞奏輔國由
是忌覘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惠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
素出飛龍殿敕監察御史孫荃鞫之無寃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
郎李暉大理卿權獻鞠之與荃同妻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
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
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
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暉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荃除
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等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
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李峴
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灑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
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上元元年夏六月甲申興王昭薨召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張后以故
數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上皇愛
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閒至大明宮左龍武
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又侍衛上皇上又命王真公主如仙媛內
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
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楼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又等上樓
賜宴有劔南奏事官過楼下拜舞上皇命王貞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
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
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
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
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

閭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與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詰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玉地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徒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

唐之有
自來

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王貴公主出居王貴觀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憚因不如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敢決二年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方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性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秋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

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

建子月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寧西內

寶應元年建辰月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庚午以戶部侍郎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建巳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群臣發哀於太極殿蕃官發哀於殿外者四百餘人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赦天下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

用事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又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勲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太子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杜櫻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且以甲兵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

力士名不
為好人

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間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
宰相相見叙上皇晏駕拜哭始行監國之令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
殿宣遺詔已巳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
而卒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
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
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以內飛龍殿副使程元振
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
十餘人皆流黔中夏五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壬辰貶禮部
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以罪誣之也飛龍副使程元
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
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於是
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侍陸王輔國

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即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

秋九月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上在東宮以李輔國
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士戌夜盜入
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
葬之仍贈太傅

盜賊之
法也而
后身
不可

代宗廣德元年冬十月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
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疾忌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
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
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語見吐蕃入寇上以元振
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
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

之功復令於江陵安置

○僕固懷恩之叛周智光附

唐肅宗寶應元年、初回紇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昏、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時徵兵回紇以討史朝義、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息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

代宗廣德元年、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門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

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毋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絲、懷恩欲酬之、曰、米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青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俛竭家資、俾之上道、行至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然怒、亟欲縱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為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

令衆士二也。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皆握疆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既平，送之歸國，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至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未墳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說口，虛受陛下誅夷，豈唯群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撫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象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義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如臣朝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誣，臣今又遭詆毀，弓藏鳥盡，信匪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為馬，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

公然入朝，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即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為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言，入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二年春正月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貞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貞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外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貞抱王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

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貞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恩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眾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僕固懷恩既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兩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戊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初縣兵李光逸盡與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王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乃

漢卒不行耳瑒種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鎮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為間殺釋之而收其軍使韶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實於彌莪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子儀之罪

為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
 寅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
 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夏六月
 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勲勞
 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
 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
 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八月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
 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
 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
 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
 為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

以來通和吐蕃使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
 將兵為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冬十月懷恩引回
 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
 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
 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
 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
 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
 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懷恩
 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
 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
 達遂將其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還歸
 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其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遂陷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磨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衆自西道趣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

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大將張詔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王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王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制敕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直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盤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周州邠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

以以病之
李光

吐蕃
吐蕃

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更不能禁朝恩欲奉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又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因逐北至鄜州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阮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于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

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

吐蕃
吐蕃

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指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摠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棄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左右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旗滅絕。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此。是諸酋長皆大喜曰：卿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

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絲三千匹，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寔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上既遣而悔之
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
稅百官俸以給之

大曆元年春正月周智光至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
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
賴子弟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潘鎮貢
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冬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
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
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
矣叱下斬之嚙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
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眾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徐元仙
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

或甚之子

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
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
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
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白同州帥所部降
於子儀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
首來獻

元載專權

唐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月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郎充勾當度支鑄

錢監鐵兼江淮轉運等使載初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

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代宗廣德元年秋九月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

冬十二月

這殺了
多活一百
子一百
也何似不
人上

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英倩全州人也

永泰元年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此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詭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貞卿上疏以為即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太

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怠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貢卿誹謗二月乙未貶峽州別駕

五年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息好於廣坐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

古奸臣
權未
古奸臣
未
古奸臣
未
古奸臣
未

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由是不懌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使衣綠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為儕輩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在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彊笑曰兒服紫衣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為上謀徙李抱玉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號寶雞鄠盩屋隸抱玉與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朝恩喜於得

表行機

子只是做
何服人

地殊不以載為虐驕橫如故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尉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城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竝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辛卯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人也。載有夫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夫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夫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必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六年夏四月，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常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八年春一月，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妻弟侯莫陳怱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邕擬長安尉怱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敕禮部侍郎萬年子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

十二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

事委群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污辱勿怪乃脫穢鞵塞其口而殺之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省從宜更取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括州刺史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夏四月癸未貶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

劉晏可也

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洄混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以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鄉里及英倩下獄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吐蕃入寇代宗幸陝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女奴交關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孫詢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

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境二千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春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留後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為威戎軍置兵一千戍之 夏五

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於吐蕃內懷愧恨未幾而卒 六月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昊為河西節度

使摠留後事鄯州都督杜希望為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為劔南節度使分道經略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立碑事見吐蕃請和 秋七月杜希望將鄯州

之衆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萬逆戰希望衆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犯其陳所向關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鎮西軍於鹽泉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

軍 初儀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擄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劔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蒲婆嶺下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死者數千人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貶高要尉而死

二十七年秋八月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隴右節度使蕭昊擊破之 二十八年春三月章仇蕪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

承晏結謀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遠敬宗之曾孫也 夏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發關中彊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二月金城公主薨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公主嫁吐蕃事見吐蕃請和

二十九年夏六月吐蕃四十萬衆入寇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冬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陷石堡城蓋嘉運不

能禦

天寶二年夏四月丁亥皇甫惟明引軍出西平擊吐蕃行千餘里攻洪濟城破之

四載秋九月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城為虜所敗副將褚誦戰死

六載冬十月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將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充赤水軍使翰父祖本突騎施別部首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忠嗣使翰擊吐蕃有同列為之副倨慢不為用翰搃殺之軍中股慄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交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交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頃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

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蓋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矣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說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鄉者恐為大夫之累故不敢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狎欲擁兵以尊奉太子救微忠

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華清宮與語悅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判武威郡事充河西節度使初將軍高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仙芝驍勇善騎射節度使夫蒙靈嘗累薦至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充四鎮節度副使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前後節度使討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將萬騎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乃至特勒滿川分軍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會吐蕃連雲堡下有兵近萬人

不意唐兵猝至大驚依山拒戰礮檣如雨仙芝以即將高陵李嗣業為陌刀將令之曰不及日中決須破虜嗣業執一旗引陌刀緣險先登力戰自辰至巳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捕虜千餘人餘皆逃潰中使邊令誠以入虜境已深懼不敢進仙芝乃使令誠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復進三日至坦駒崩下峻阪四十餘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險不肯下先令人

服詐為阿弩越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娑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娑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弟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悉縛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大臣數人藤橋去城猶六

十里仙芝急遣元慶往斫之甫畢吐蕃兵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盡一矢力脩之暮年乃成八月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九月至連雲堡與邊令誠俱月末至播密川遣使奏狀至河西夫蒙靈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發奏一不迎勞罵仙芝曰噉狗糞高麗奴汝官皆因誰得而不待我處分擅奏捷書高麗奴汝罪當斬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謝罪

七載冬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翰擊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謂之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

八載夏六月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

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糶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克如

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譎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

大集戍者盡沒 閏月乙丑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玉橋拔樹敦城以難得為

白水軍使 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夏四月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為懷蓋王賜姓名李忠信 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立

肅宗至德元載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宜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二載冬十月吐蕃陷西平 乾元元年吐蕃陷河源軍

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寶應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請和

代宗廣德元年夏四月郭子儀數上言吐蕃黨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 秋七月

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

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饗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又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整屋之西乙亥吐蕃寇整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總出苑門度澹水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於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誅之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廣武王承宏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卧家遣人與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石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

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此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

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澧水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尹已亥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 已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 吐蕃入寇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人

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有姓墳然奪府庫相殺戮此
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
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
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
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杜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
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
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
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
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
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
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眾持滿外向突入
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

請戰璘開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
成渭之地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
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
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
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摠禁兵權寵無
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
其兵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
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僕固懷恩反秋八月涇原奏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入寇京師震
駭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辛巳子儀發赴奉天九月辛亥以郭子
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

兵萬人救之 已未劔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 邠寧
 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 冬十月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
 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逼奉天京師戒嚴
 永泰元年春三月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
 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數十餘萬衆俱入寇事見僕固懷恩之叛 劔南節
 度使嚴武以將軍崔旌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
 攘地數百里

大曆元年春二月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脩好於吐蕃

二年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 九月吐蕃衆數

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
 戒嚴甲子子儀移鎮奉天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

靈州城下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三年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
 師戒嚴邠摩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
 天以備吐蕃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 壬辰元光又破吐
 蕃二萬衆於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
 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
 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
 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 冬十一月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
 歲入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
 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
 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
 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
 方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二十六
原之難義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號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
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
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趣延
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辭迹未露恐軍中疑其
寃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
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
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
川破吐蕃萬餘衆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冬十月常謙
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
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四年秋九月吐蕃寇永壽

五年夏四月吐蕃請和庚辰遣燕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 秋九月吐
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日引退

七年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

八年冬十月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
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城登黃蘗原望虜命擄險布
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
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虜
攝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
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謨等
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
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謨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
君忘其死邪令謨等惶恐拜請命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

原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却既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既破官軍欲掠沂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倚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有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為寇載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九年春二月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

兩稅之弊

唐高祖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資業八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

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元宗開元九年詔括天下逃移戶口議定賦役事見姦臣聚斂肅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遠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貧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

代宗大曆十四年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塩鐵使時京師多豪悍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又不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盈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揚炎頓首於上前

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税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

著百無四五至是爰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摠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敕令行之

貞元三年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權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泚既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鞠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負外郎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

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年一定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秋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九年春正月癸卯初稅茶九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
 從益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
 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
 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

十年夏五月陸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
 制賦役之法曰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
 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純共三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
 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兆庶雲擾版圖
 墮於僻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
 作蕪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
 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兵興以來供億

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調庸法分遣使者搜括郡邑校驗簿書
 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
 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
 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
 急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
 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
 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
 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槩計估筭緡
 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
 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
 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
 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

祖廟祠
 子極

開
 之故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
 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
 宜賦所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
 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
 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
 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帛常有禁人鑄錢
 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
 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
 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此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
 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
 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

之類

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
 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祭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
 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
 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
 賄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
 復修性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
 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賦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流訛此
 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濟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
 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
 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
 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
 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

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繡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士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其六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井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裴延齡姦蠹

唐德宗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朔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九年秋七月癸卯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

書而巳京城西汚湿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廢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巳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十年秋九月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

少卿常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冬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諛為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卵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

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十一年春二月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之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忽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柰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訢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州長史銛為邵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城揣知其意輒彊與酒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人無罪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䟽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三十一

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晚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十二年春三月以戶部侍郎裴延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 秋九月丙午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吐蕃叛盟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秋八月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常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

德宗建中元年吐蕃始聞常倫歸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洛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既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 五月戊辰以常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 吐蕃見常倫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

二年春三月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 崔漢衡至吐蕃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為境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敕書境土皆如其請三年夏四月庚申吐蕃歸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秋九月癸卯殿中少

監崔漢衡自吐蕃歸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 冬十月遣都官員外郎樊澤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四年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 二月戊

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 夏四月上命宰相尚書與吐

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場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

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 六月庚午答藩判官監察御史于頔與吐蕃

使者論刺沒藏至自青海言疆場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 秋七月甲申

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

揆有才望盧杞惡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

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朝

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

興元元年春正月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書監崔漢

衡使吐蕃發其兵 夏四月吐蕃遣其將悉羅依將兵二萬從曹子遠

擊破韓旻於武川亭 五月吐蕃既破韓旻大掠而去其意窺之以問陸贄

贄具言吐蕃形勢事 兩事並見 藩鎮連兵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成功以伊西

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

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

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

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

其心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

陰持兩端大抗武功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貞元二年秋八月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

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吐蕃遊騎及好時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

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夫大福不再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涕上亦為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必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戎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與王必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沙堡壬申遇吐蕃眾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采家焚其苦積而還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癸酉軍于合水之北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十一

月辛丑吐蕃寇益州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眾奔麟州吐蕃入據之 十二月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眾去逐據其城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 韓遊瓌奏請發兵攻益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端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益州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大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 工部侍郎張或李晟之婿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延疾懇辭方鎮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二 四十一
玄佐之弟亦如之混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

三年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昏於延賞
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曾中矣非如文
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
崔瀚充入吐蕃使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勉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
替得蓋夏州各留兵千餘人戍之退也鳴沙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
繼又聞李晟克推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
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清水之盟而歸侵地使者相繼
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
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疆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
韓混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眾
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
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會混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
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使上亦恨回紇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止會
已意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又典兵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
代者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
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
君牙君牙樂壽人也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
書令勳封如次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
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歛容曰司馬失言晟
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
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辛亥馬燧入朝燧既來諸軍皆閉壁不
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其眾乏馬多徒行者崔瀚見尚結贊責以負約
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蓋夏守

者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來欲踐修舊好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且令先歸澣夏二州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郎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士梨樹既盟而歸澣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彊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

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貞抱貞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二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

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城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城自幕後出偶得它馬乘之伏鬣入其衝馳十餘里衝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數千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矢賂元光發伏兵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

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成遂伐其竹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齎詔遣尚結贊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城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弁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令全軍得歸柰何拘其子孫命弁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鄧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弁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謝病不視事吐蕃之戍益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廬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鄧度使杜

希全遣兵分守之 壬寅李泌與李晟馬璘柳渾俱入見泌謂上曰李晟馬璘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以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今歲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三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上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此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是粟

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為何為不用對曰此頃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又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柴為綵纈因免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又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業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

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戌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秋八月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戌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戌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口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眾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却之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

陷之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實之彈箠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既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絕每收獲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由是涇州常苦乏食冬十一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游瓌擊却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眾五千歸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四年春二月劉昌復築連雲堡夏五月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秋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却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寇西川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

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常臯遣黎州刺史常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吐蕃恥前日之敗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常臯命常晉鎮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雋州經略使劉朝彩等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五年冬十月常臯遣其將王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于雋州臺登谷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既死臯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雋州之境

七年秋八月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

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

田軍千餘人而去秋八月常臯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九年初鹽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郭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邠坊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劔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楊朝晟戍木波堡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夏五月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閑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屈指計歸張頤侍哺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者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

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故節者獲誦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遮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衆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帥無裨補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盜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

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嬖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

其心遂今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完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條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郡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常臯遣大將董勛等將兵出西山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十年常臯奏破吐蕃於岷和城

十一年冬十月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三年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不許 上以方

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

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

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

知之今廢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滅七

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

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

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

從之二月朔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

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皆井果得其泉

三月三城成 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前立 六月常臯奏嵩州刺史曹高仕破吐蕃於臺登城下 十四年冬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常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 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嵩州異牟尋與常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十六年夏五月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吐蕃數為常臯所敗是歲其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

十七年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

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之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上遣使敕常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紆北邊患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樓雞老翁城 九月常臯奏大破吐蕃於雅州 常臯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臯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臯遣使獻論莽熱上從之

十九年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 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熟入貢 六月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仁使于吐蕃 二十年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

憲宗元和三年春正月臨涇鎮將郝玘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以鎮將郝玘為刺史

四年 初平涼之盟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之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復使吐蕃 秋九月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拂泉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五年夏五月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耶熱入見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

七年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將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余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又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十年冬十一月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十一年春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十三年冬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 甲午鹽州奏吐蕃引去

十四年春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臧等來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秋八月癸酉吐蕃寇慶州營於方渠

冬十月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

十五年春二月吐蕃寇靈武

三月吐蕃寇鹽州

冬十月党項引

吐蕃寇涇州連營五十里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

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鄭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涇州刺史郝玘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鬪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洎洎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尋亦皆退 十二月巳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

界請討吐蕃

穆宗長慶元年夏六月辛未吐蕃寇青塞堡壘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
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
蕃會盟使 冬十月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
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靈武節度使李進
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

二年夏六月吐蕃寇靈武

壬子吐蕃寇鹽州

八月劉元鼎還

文宗太和五年秋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
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
羌三千燒十三橋搗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常皇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
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
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

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虜
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
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
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
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
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
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馮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
中常臯欲經略河湟湏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執而還
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屬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令空壁來
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鷄等城既
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

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州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二木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茲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敵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言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狗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通鑑綱目本末

卷三十一



